

枕頭

起初母親給了我一個外罩碎花的枕頭，揉搓起來粒粒分明像平時玩的沙包，鼻尖湊近輕輕嗅聞有著獨特綠豆香，抓住了搖晃還有沙沙的聲響，我稱它是一塊包著餡的枕頭。但它卻不能帶給我甜美的夢，第一晚我就扭了脖子。

賣場工作人員指著一款乳膠記憶枕說是熱賣的款式，我躺在床上試用，設計過的曲線加上容易塑形的材質使脖頸能夠完全貼合，進而達到保護並防止落枕的效果，店員滿心期待的望著仰躺於枕上的我，我幾度轉換姿勢，卻總有一種說不出的不適，那股塑料的氣味親近自己也令人無法忍受。店員又送來一個白白胖胖的枕頭，跟飯店的一般柔軟，但我嫌棄它沒有骨架太過鬆散，一躺下就化成了雪堆陷落。竹枕頭甬談，那是清高的隱士，更不用說什麼塞了木屑的、塑膠製的，我可還寧曲肱枕之。

陪我一起去的朋友忍不住問我：你為什麼對枕頭這麼挑剔？不就是個枕頭嗎？他許是認為我在刻意刁難店家，可那不只是一個枕頭。

自幼我對柔軟之物情有獨鍾，母親說那是源自我總是趴臥在枕頭或是摺疊的棉被上睡，反倒和床榻疏遠。幼稚園午睡時間，同伴們紛紛扛著比自己身軀還要龐大的睡袋，在教室木地板上理出一方方五顏六色的田畝，蜷曲如蛹。我僅揣上一條毛毯於懷中作陪，手脚緊緊夾住像緊抱著救命的繩索，抓握著長長布帛擺盪在安恬的午後，那種回到母胎的安全感，背脊和微涼的硬地親密接觸常使的一覺起來腰酸背痛，老師們滿臉不解，我仍依戀著那樣的安全感。

我的夢最後歸屬於膚褐色底子綴滿白色迴紋菱形枕套的枕頭，內胎泛黃的表面在前一個使用者任內就染上汗漬，沒有洗髮精的香氣倒有陳年的舊味，那股霉味意外的令人著迷。深深埋首棉花團中，貪婪的吸飽一下午的光合作用及停滯的空氣分子，安然地將全身交付予膨鬆柔適的雲朵，閒適的漂浮於藍天青山外，安恬的午後我能和，夢裡什麼都有，枕頭什麼都能給我。

不知過了幾個月圓月缺幾度花開花謝幾次春去冬來，我依戀它的味道，自己的味道又或是情緒的味道。

天氣晴朗時母親總要清洗全家人的枕頭，我絕是不應允那噩夢的夜、無法入睡的夜、驚醒的夜都滲透於枕頭之中，豈是那洗衣精刺鼻而刻意的香精味所能理解？雖然最後必須妥協於攪動的滾筒，但我知道時間的推移髮絲的交流會再度彰顯那股霉味。但母親最終還是嫌棄沒法清洗而悄悄的將其丟棄，我慌亂的衝向後陽台的回收箱，將它緊緊捂在懷裡如安撫被遺棄的孩子。

被突然闖入視界的書目打斷回憶，我接過熱心的店員地來的商品目錄，來回翻閱著花花綠的枕頭，每一個設計都很吸引人，可我不在乎它的模樣，我只想要一個能真正帶我重回夢鄉的氣味。

懸掛嘴角的幸福不能重溫，日子躡足踏過順帶替我整了枕頭裡的棉花。上了國中，家中爭吵的頻率成底比級數增加，聲音也從刻意壓低到肆無忌憚地厲聲喝罵。雞毛蒜皮的小事反覆拉扯成滿天雷雲，不斷複誦的台詞將靜夜撕破。棉被搗不住尖銳的針鋒相對，淚水在枕面上淌流成暗面的三角洲，眼皮沉沉地陷溺。

隔日一大清早，我拎著枕頭進了浴室，捲起褲管奮力踩踏，著急害怕煩躁恐懼惱怒的情緒似糾纏不清的毛線，昨夜的沙洲、河床，扭曲變形，然後破裂，像我的夢。

枕頭裡住的我，捧著回憶碎片，刺人的玻璃沁入棉花，很輕，很重。我反覆以漂白水試圖抹去生來共有的胎記；試圖以化學香氛取代銘刻入鼻的苦痛。我捧起它癱軟浮腫的身軀湊近鼻尖，像是兇殺案中泡水數日才被打撈起的屍身，取代屍臭是令人作嘔的鮮花香氣，他在水中溺斃，我也在花香中窒息。

總算等到內裡最後一絲棉絮也風乾透徹，迫不急待脫離那淚水的味道，但它已不再鬆軟、不再有韌性、不再可塑，它死了，被我洗死了。夜晚我躺著那塊乾扁的屍體，如攤平昨晚的咆哮，我深吸一口它的信息，嗅到那股氣味，霉臭味，潮濕的霉臭味，被淚水浸濕的潮濕的霉臭味。我嚇得將它拋棄在回收箱深黑的血盆大口如一隻飢餓的毒猛野獸，一小節啜泣自鄉內傳出空蕩蕩的回聲，我看見一個在孤兒院門口哭泣的女孩。

罷，不買了。終在試用過不下五個枕頭後下定決心，它不會再回來，也不會再離去，至今我仍是不用內胎無法更換的枕頭，那將葬送數不清鮮活的生命，伴隨玻璃門開啟時的一聲歡迎光臨，竹子、檀木屑、乳膠、綠豆的氣味都被留在身後關閉的門內，迎著一陣風彷彿又聞到那帶半分鹹味的霉臭。